

常有人說，記憶就像長灰塵的抽屜一樣。有些人的櫃子永遠凌亂，衣服到處亂塞，硬是嘗試把快要關不起來的木頭夾板用力推進去。我的則是永遠整齊，像是一整疊被收納好的書本跟塑膠資料夾，按照顏色跟大小分類。

我不斷發出微弱哽咽的喘息聲，知道這令他們瘋狂、而更粗暴。

妳都把演技用在不切實際的地方，我想像她眯起雙眼，一如往常地調侃。

「更多——」我命令道，聲音沙啞。他八十幾公斤的重量則瞬間狠狠壓上，想儘可能地滿足雇主，直到我被架住的雙腕破皮、肩膀被他的手肘頂出一大片瘀青。再怎麼排斥異性，本能的透明濕意始終都會從腿間慢慢流下、滲入床單。十五萬日圓的服務。

然而在炙熱黏稠的惡夢之中，永遠會有隻黑色又陌生的手來翻箱倒櫃，把所有的東西都丟在地上，哈哈大笑，強迫我一再度整理。一張張發黃的照片、一顆又一顆的生鏽紀念鑰匙圈、發霉的運動鞋。

我多麼希望她突然開門，就這樣目睹這一切。

如果現在是場情侶間的真心話大冒險、或甚至被她用槍頂住腦袋，我絕對會坦誠自己對她並不是一見鍾情。若真的要說，第一印象其實並不太好，就像是卡在口中卻形容不上的苦澀味覺。

她坐在我身後，留著及肩的自然金色捲髮、每天和班上所有的女生用日文嘻嘻哈哈，早已建立自己的地位。雖然號稱國際學校，但為了學習英語的日本學生還是佔大多數，根本沒有多少外地來的小孩。

這些日本女學生的頭髮染棕燙成波浪捲、畫著煙燻眼妝、手上擦著紅色指甲油、身上飄散著各種具有攻擊性的人造花香，米色書包裡總是塞一兩本當季的時裝雜誌。我緊捏著課本，一心一意只想逃離，連滾帶爬地擠上密不透風的灰色地鐵，卻連現在家裡的地址都還記不起來、半個漢字都不會寫。隨著家教每天反覆的日文問候跟文法半句也吐不出出口，只懂得速讀電玩遊戲上的平假名。

在東京這種鬼地方，簡直再實用不過。

我不自在地假裝重新整理髮絲，馬尾依舊牢固，毫無特色可言。比起金髮碧眼的她，黑髮的我還更像個異類。

而我和她的感情也不是來自於散落滿地的紙張，由某人（通常是男方）彎腰撿取，展開一種害羞又只存在於少女漫畫之中的戀情。她的書桌就在我的後面，七十公分的距離，經常被老師開口叫起來朗讀夾帶細微澳洲腔的美式英語、像絲綢順滑。引來全班抱怨的英文世界史課程是我唯一的解脫、僅能好好掌控的情況，理查獅子心、林肯、伊麗莎白一世、路易十四、邱吉爾。老早就學過的名人。身旁傳出打鼾聲，而我則專注地聽著背後像歌一般的輕挑朗誦。

他緊閉眼睛、不願正視剛才的屠殺，就連戰士們的呼喊也無法使他打起精神。國王，他的國王死了，眼睛插了一支箭。咚。絆倒他的廢鐵刺穿了鎖甲的鐵環。

我用螢光筆劃過最後一句話。雖然知道她的父母也是澳洲人，老早就為了工作移民到東京，而我卻不曾轉頭搭話。

忘了是誰先開口——或許是她，眼線底下的眼睛是冰冷的湖水綠、總是用雙手頂著下顎，手肘輕輕鬆鬆地靠在佈滿美工刀痕的老舊桌面上。

「我也很喜歡推理小說唷。」

她當時口氣一派輕鬆，而我卻被身後的聲音給嚇個正著。午休時間的教室永遠都是空的，而我正巧讀到白羅專心聆聽困擾友人已久的命案過程。我的朋友，長相滑稽的矮小偵探搖頭嘆氣。

我完全不知道她在那邊待了多久，是不是一直就坐在那邊，眼睛眯著、等著看我出糗。

「妳沒去吃午餐？」這句奇怪又毫不相干的話就這樣脫口而出。沒有帥氣的台詞、也沒有幽默的語句。

我就是這種無趣又沒朋友的人，僅差一步就會慘遭霸凌。

「宮本妳喜歡江戶川亂步嗎？」她突然打住，眉毛挑起。「知道他吧？」

我點頭。我其實沒看過他的任何一本書。

「妳真的是日本人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我避開她的視線，突然覺得一陣羞愧。

「勞倫斯、勞倫斯小姐。」她嘴角彎起，輕輕咬著下唇，彷彿是一種色情玩笑，或是某種殘留在嘴邊的糖粉。我全身的寒毛都豎了起來，就像是野生動物的防禦本能。美國腔。低沉又悅耳的聲音。

「走吧。」她看都沒看我，頭也不回就擅自起身走了出去。

我就這樣毫無頭緒地把書本放下，卻緊跟著她纖細優雅的背影。單純地像是被磁鐵給吸引，而胸腔裡的空氣已被抽光。

「都不要了嗎？全部？那我等等就打電話叫人來收走了。」經紀人的一通問候，反而使他變成二手書店的批貨員。

「我前天都裝箱了。」我依舊衣衫不整，聲音扁平，努力壓住所有的情緒。

明明就已經仔細檢查過所有的書頁，卻突然有一枚書籤從紙箱中滑了出來。是她親手做的。

「沒關係，不用麻煩了。」

「噢？到底是要還是不要啊？」

我掛了電話。

從那天起，我假裝沒有注意到她開始和那群朋友疏遠，每次午休時間都是跟我聊天，手中永遠多了能夠一起討論的文庫本或日語CD專輯，再也沒畫上眼線或是指甲油。她原本金色的長長睫毛探頭出來，隨著眨眼抖動著，像毛絨絨的小雞或小鴨一樣。

「妳知道母貂如果在發情期沒有去交配，」她指尖悄悄滑過我的手背，嘴角笑得歪斜。「牠就會死掉嗎？」

我吞了吞口水，永遠都猜不透她的心思，假裝對這些豆知識毫無興趣。然而這並沒有阻撓她的興致。

「海豚跟人類一樣，懂得享受性愛唷。」她繼續朗讀著，纖細的手指沿著密密麻麻的字攀爬。「虎鯨擁有最傲人的陰莖。」

我終於忍無可忍，努力不去偷看她單薄襯衫底下的黑色內衣。「喂，這是性騷擾喔。」

她挑了挑眉，陷入一陣沈默，書本夾在雙腿之中。我嘴微微張開，本來想開口道歉。

「真是不可愛呢。」她眼睛眯起，順手將第一顆釦子扣上。

而我的雙頰曾未如此不爭氣的發燙。

我起來嘔吐，直到什麼都不剩，強迫自己換上乾淨的衣服，把公寓的大門用力關上。空氣中飄著漂白水或是栗子花的濃稠腥味。已經分不太出區別了。

我和她把自己關在體育館的房間裡、舞台後面休息室，有著一扇鐵製凹陷的門。想想大約是十年前的事了。還記得裡面有著油漆跟灰塵的味道、水泥牆上有著蜘蛛網般的裂痕，滿地歷代高中生為了畢業公演所做的粗糙舞台道具。老舊的建築。體育老師各個早已懶得管束高年級的我們，總是放任我們自由時間。

「要畢業了呢。」她纖細的腿從寬大的體育短褲裡偷偷探出，那雙灰色的麂皮鞋永遠被擦得乾乾淨淨。

「沒差吧？」我轉身，努力將視線拉回到她蒼白、半點雀斑都沒有的完美臉龐，好想伸手去觸摸她柔軟的金色髮絲。十六歲的我已經懂得佔有慾，卻不敢去思考她衣物底下的單薄身軀。「反正我們會上同一所大學。」

她往後仰，砰一聲，就平躺在堆起的巨大體操墊上，姿勢端正地像棺材裡的屍體，十指交疊，而我陷入一張棕色沙發，大腿被斑駁的皮革給稍微刺著。

「這裡之後就會通通被打掉唷。」她對著天花板說道。

「和我們又無關。」我裝酷，語氣變得太過兇狠，恨不得快點畢業好離開這破爛地方。除了能帶走的她之外，我沒有任何好留念的東西。

「過來。」金色的長長睫毛顫抖著，胸口上下起伏。

我小心翼翼跨過、躺在她身旁，心跳開始加速，不斷盯著她的每一片細節，試著牢記在腦海。臉上淡淡的紅暈，不同於我的眉骨，短短整齊的指甲。我們每天相處，但她總是能帶來各種驚喜。

她也翻身側躺著，右手壓在臉頰底下，姿態永遠優雅。我們四目交接，鼻子都快要碰到了。她身上噴著大人的香水，奇異卻帶著成熟的誘惑。若是一起去夜店，只有我會被攔下檢驗證件，而她上妝之後絕對能輕鬆溜過。即使長得一張娃娃臉。他們不會分辨西方人種的年紀。

「妳真的不在乎嗎？」她輕聲說道，似乎有那麼一點柔弱。

「在乎什麼？」我吞口水，聲音也壓低，深怕被什麼或誰給聽到。

她慢慢靠上，而我們的嘴唇就這樣掃過、毫不做作的吻著。她的舌尖嚐起來像我們剛才吃的櫻桃軟糖，甜甜膩膩的。鐘響了。我的手掌心都是汗水，那刻突然想要更多了。

那天之後，我們到處探險，但她再也不回到這個休息室。

「早就通通拆掉啦。七年前吧。」新的老頭警衛望向我。「妳是新的老師？」

我搖頭，緊握黑色皮包上的背帶，試著讓自己看起來別那麼嚴肅。「我只是路過而已。」

「妳是外國人？」他視線從上往下飄移，好奇地打量著。

太陽曬得我頭好痛，胃酸瞬間再度侵蝕著喉嚨。

「嗯。」

「是不是在哪見過妳啊——」

簡單應付之後，我踏步離去，再也不敢回頭多看陌生先進的校園一眼。

*無知又可悲的勞倫斯小姐——*她咧嘴而笑。

聲音殘留在炙熱的風中。

我耳邊嗡嗡作響，五臟六腑就這樣輕易地被那雙纖細的手給掏空。